

■ 企劃徵文

藏在心中的印記，醫言南印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熱帶疾病醫療暨防治中心
柳承翰、司徒潔慧/蔡季君主任

本人於2010年7月擔任高雄醫學大學暑期學生南印度國際志工服務之指導老師，同時又籌組南印度義診醫療團，至南印度Karnataka省最大藏民屯墾區蒙果(Mundgod)，服務印度藏區，由於事前取得印度藏區衛生部的同意，在其派員協助下，不只服務僧團，更是深入社區，服務一般人民。這次醫療團近兩週的義診及學生志工(柳承翰、司徒潔慧、鄭逸如、郭泊芸共四人)接續三週的社區服務，在藏人社區引起極大的迴響。學生志工以無雜染的心觀察與反思，令人動容，茲分享披露如下。

學生志工團長：柳承翰(1)



高醫醫療團隊及學生志工，與協助翻譯的喇嘛與格西合影。學生志工第一排右起第二位：司徒潔慧、柳承翰、郭泊芸、鄭逸如。

印度，藏人第二個家

1950年中共入侵西藏，情勢隨年愈加嚴峻緊張。1959年中共兵臨布達拉宮，達賴喇嘛被迫撤離，翻越喜馬拉雅山，逃往印度。在這期間，無辜的西藏人遭到有組織的屠殺超過一百二十二萬人，是入侵前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有人問達賴喇嘛說：「達賴喇嘛，您是否會仇恨中國人？」。達賴喇嘛說：「不，幾乎沒有。有時我也會發脾氣，但是幾乎沒有任何憎

恨。相反地，我對他們更關心、更悲憫。在我每天的修行裡，有某種法門我們稱為『自他相換』，透過觀想，把自己的正信和正念傳輸給他們，並把他們的無名和痛苦吸收進來，這種修行方式我做得非常認真」。這就是達賴喇嘛，一個相信愛與慈悲的智者。沒有達賴喇嘛的西藏，太陽下山了，但太陽繼續在其他地方放光。無數的藏人為了追隨他與修習真正的佛法，不辭艱難來到印度。印度天空下的藏人，依然樂天知命，但他們背後的故事，是那樣沉重和令人不捨。

2010學生志工突破與創新

2010年對於南印學生志工是一個重大突破的一年。我們延續前幾年志工在僧侶醫院與僧侶學校所耕耘的福田，今年不但配合首屆高醫附設醫院醫療團(團長為蔡季君醫師)結合臺灣Jam Tse醫療團組合的義診團隊，為僧院附屬醫院及診所進行服務；我們學生志工更把計畫首次延伸至一般藏人社區，進行社區田野調查，與今年最具新意的衛教展覽。在僧侶學校也首次進行科學教育的計畫。高醫醫療團隊蔡醫師事先邀請到印度藏區衛生部



高醫醫療團與學生志工拜訪Central school並捐贈文具。

Tibetan Delek醫院院長兼國會議員之Mr. Dawa Phunkyi遠從北印度南下，幫我們安排與Mundgod屯墾區最高領導人Mr. Paden Dhondup及社區DTR公立醫院院長Mr. Pemba Labrang的會面，同時也安排許多社區機構的參訪。這對於學生志工往後的南印度田野調查計畫協助很大，也是前置鋪路工作，更是難得的人脈與資源。這趟印度之旅可謂驚奇之旅，許多計畫因為在當地出現更好的轉折而修改，我們非常感激這一路上幫助我們的每一個人。

醫療團義診

此次27人龐大的醫療團隊，駐點哲蚌寺洛色林醫院及甘丹寺北學院藥師佛診所義診。團隊包括西醫師(胃腸、感染、胸腔、骨科專科)、中醫師、藥師、推拿師、護理師、營養師與志工，協力服務當地，並且進行胃鏡與超音波檢查，對於當地幫助很大。於此期間，學生志工的角色除了

機動地協助人力不足的地方，也進行基本健康及代謝症候群調查，這對於我們日後大規模的田野調查提供很多寶貴的經驗，讓我們能從整理問卷中的分析與回饋，加以調整往後的腳步。

田野調查

本屆南印團的主軸之一就是針對南印度 Mundgod 藏人社區做一個詳細的健康狀況調查，以利下一屆的團員對當地健康狀況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們延續義診時對就診病患之基本健康及代謝症候群調查，同時亦進行愛滋病知識及態度調查，以了解當地居民對愛滋病的了解與觀待態度，亦提供免費的愛滋病檢測。本次調查我們團員深入當地九個村落，由當地公立醫院護士陪同及協助翻譯，以及每個村落的村長帶領我們挨家挨戶拜訪，除了蒐集到相當有用的樣本之外，也對當地的生活環境有更深入及準確的觀察。我們發現，高血壓及糖尿病在當地非常常見，許多年長者因為行動不便加上交通困難，無法定期到醫院做檢查和治療，病情因此無法得到有效的控制，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血壓和血糖有偏高

的情形。另外，雖然公立醫院每個月有派遣護士到社區做愛滋病的衛生教育，每個村莊的活動中心也有設立愛滋病相關知識的看板，村民對愛滋病的了解還是相當有限，願意配合我們填寫愛滋病問卷及做檢測的人也不多，可見態度還是相當保守。根據本次調查的結果，我們建議流亡政府在



醫療團義診現場：翻譯喇嘛洛桑多杰(右一)、全身性結核之印度患者(右二)、學生志工司徒潔慧(左一)、蔡季君醫師(左二)。

當地的代表，可以固定每個月派遣公車到各個村落接送行動不便的老人家至醫院看診。我們也會建議下一次醫療團義診的範圍延伸到社區，服務更多的民眾。

衛教展覽

這是我們最具新意的計畫之一。我們的靈感來自於平常參觀博物館，不僅有海報模型，並且搭配語音導覽能夠讓參觀者更融入展覽。除此之外，以往最常碰到的難題就是語言不

學生志工深入社區，田野調查與服務。



通。當地學生雖具英文基礎，但仍欠佳，要他們理解我們講解的醫療知識仍有困難。於是我們的構想是在台灣購置15台MP5，並在印度當地找到藏文翻譯幫我們翻譯錄音稿，將錄音檔與我們錄製的短片灌入MP5，讓參觀者能夠搭配我們已經做好的海報並且聆聽藏文的解說，如此一來不僅跨越語言隔閡，並且也增加參觀者的意願

與興趣。很幸運地在當地找到中文能力非常好的藏文翻譯，將語音稿錄製成藏文，並且我們也自己拍攝許多衛教小短片，搭配簡單的英文字幕。我們將20張海報以及15台MP5，全數捐給社區學校(Central School，提供藏人1-12年級的教育)。這套計畫在當地得到非常正面的評價，在我們的評比問卷幾近全部參觀學生給予Excellent等級的最高評比。

感恩

這些日子要特別感謝最照顧與關心我們的蔡季君醫師，以及所有醫療團志工。還有當地照顧我們生活起居與全力協助我們的每一個人。我們在印度的日子不會因為我們的離開畫下句點，要如何延續我們在當地的計畫與實現我們對於” Long-term Commitment”的自我期許，將是我們當下與未來國際志工一起努力的目標！

學生志工：司徒潔慧 (2)

時差二點五的距離

抵達台灣了，但是，就在飛機降落小港機場的那一刻，我才真正驚覺，這個做了三十五天的美夢，也應該醒了，我的眼眶不禁泛紅，我強忍住，但那些回憶如同洪水般不斷流洩而出，我不想相信，我們又回到了現實，想到這五個禮拜所經歷的所有，

就這樣結束，難免落寞。我開始回想，並慢慢品嚐，這些日子的酸甜苦澀。

終於到了啓程的這一刻，懷抱著既緊張又興奮的心情，我推著行李，跟著大家走進小港機場，不禁問起自己，決定自己在異地生活一個月，當初究竟花了多大的勇氣。

在經過了七個小時的飛行，七個小時的等待，我們終於來到了印度。在途中聽到許多關於當地的文化，諸如：見面要說「札西德勒! Tashi Delek!」，這是代表吉祥的問候語；獻「哈達」表示獻上最高的敬意。一下飛機，便看到穿著僧服的喇嘛等候，他們獻上了哈達，彷彿是為我們這趟印度之旅，揭開了序幕。

約莫十二小時的車程，終於到達Mundgod，我並不感到疲倦，取而代之的是興奮。所有聽到的分享、所有我們的計畫、所有關於書本內的知識，在這一刻才有真實感。走在夾雜著青草香的泥濘道路上，聽著寺廟大殿傳來陣陣的誦經聲，不同於台灣的熱鬧，這裡有的是悠閒及寧靜。我們首站便是社區的參訪，我們參觀了當地的小學、公立醫院、女尼院、托兒所以及老人院。最

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老人院了，當我看到他們的廚房，他們的居住環境，以及他們的食物蒼蠅飛舞著，突然想起正在住院的外婆，感觸良多。其中一個婆婆，看到相機裡我們幫她拍的照片時，居然感動得哭了。原來感動可以這麼容易，雖然在我們眼裡，他們的物質確實是很貧乏，但是他們的心，卻是比我們任何人都還要富裕。

接下來的兩個禮拜，我們都在僧



學生志工於Central school 衛生教育現場。

侶診所Loseling Clinic以及Gaden Clinic裡協助義診。直覺得很幸運，能跟著醫療團一起出行，學習到許多東西，也了解到當地的流行疾病狀況。當地人大多都患有高血壓、糖尿病、肺結核，以及僧人因長期壓力及飲食習慣不良所引起的胃病，希望後續都能朝著降低當地得病率的目標前進，提供他們正確的知識，從預防開始著手。除了協助義診，我們也進行口腔的衛

生教育，但當我看到每個人微笑時所露出那潔白的牙齒，我虛心的笑了。在這短短的兩個禮拜裡，不只學到知識，更交了許多知心朋友。兩個禮拜之後，醫療團離開了，只剩下我們四個學生，有人笑著說：「等我們醫療團離開後，你們就會開始想家了。」的確，一開始好難適應，從原本的熱鬧到現在的安靜，但隨著時間也越來



學生志工(鄭逸如, 右一)進入康村，挨家挨戶進行衛生健康服務；中間為DTR護士Sonam從旁協助。

越享受這時光了。

之後便是行軍式的生活了。每天早上去DTR公立醫院跟診，下午便去造訪各個村莊做田野調查，挨家挨戶的去拜訪調查及健康服務，之後還前往女尼院做婦科疾病的調查。當中最感謝的是DTR公立醫院護士Sonam，一路的協助。這兩個禮拜，過得好漫長，每天都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去只想，倒頭，睡。這種生活，說實在的有點苦悶，但幸好在當地認識的朋

友，給了我最大的支持。幾乎每天都能接到朋友關切的電話；而Loseling寺廟的管家以及翻譯Sherap和Tenpa，也是一有空就來探訪我們。有時停電，我們就往外頭乘著涼風，伴著滿天星辰，聽他們家鄉的故事，以及聽他們學習佛法的心路歷程，我們都聽得入神，有時聽到他們講解人生的道理，也會被感動到眼眶泛紅。其實生活可以過得如此簡單愜意，在這邊不需太多的物質上的滿足，與自然萬物的相處，便可豐腴我們的心靈。這邊的藏人都很真誠，有別於印度人，大多都皺著眉，這邊看到的都是神采飛揚，臉上掛著微笑，我想可能與宗教有關吧！心靈富裕了，煩惱就沒了。

之後的我們到Central School，做衛生教育的服務。我們佈置衛生教育展覽場地，看到他們認真的聽著語音導覽，一邊認真的做筆記，難以言喻的喜悅從心中升起，覺得努力都有回報。此外我們也與Central School的高中生互動，介紹台灣的文化，希望能將我們台灣的美宣揚出去，而學生們也給予非常熱情的回應。在Loseling elementary school，我們則教導小學生科學教育實驗，小朋友們聽到要做實

驗，個個都雀躍非常。不同於我們，可能資源太多而變得不在乎，他們很珍惜、把握每一次的學習機會，看到他們臉上掛著笑容，覺得自己真的愛上這裡了，好愛他們的純真。

不知不覺，我的靈魂留在了這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離開的日子也即將到來了。有時真希望時間能暫時凍凝，好讓我們有更多和 Mundgod 相處的時光。即使只是一如往常的走在泥濘路上。

在西藏，當地的傳統是臨別前要宴請客人大餐，我們離開的前夕，與 Gaden Clinic 的院長共進午餐，還記得離別時他說了一段話，他要我們記住兩件事：一是要將自己的專業學好，並常懷慈悲心，好讓自己能夠幫助他人；另外一件事，是要我們保護環境，保護我們的地球。我常常從別人口中聽到些東西，但不知為何，當他說出來時，卻帶給我極大的震懾與感動。想到在台灣，人人都喊出「保護環境」的口號，卻不見實際作為。而這裡，沒有所謂的高呼，只有從落實自己的生活做起。不提供塑膠袋、不濫砍樹木、保護每一棵樹苗...，不需多偉大的口號，這

樣就夠了。雖說我們自認較先進，我們可以研發綠能科技，來節能減碳；溫室效應、地球暖化的知識也學得比他們多。但我們仍舊拿著塑膠袋、仍舊使用免洗筷，樹還是一棵一棵的砍、資源還是一再得被浪費，這就是我們自豪的抗暖政策嗎？

回到台灣之後，才發現我變了許多，更加知足，更懂珍惜。而每每回想起在那邊生活的一點一滴，那三十五天，屬於我們的瘋狂，屬於我們的感動，屬於我們的每一刻，都會讓我升起「再回去一次」的念頭。我的靈魂留在了那了，我愛上那裡的樹、那裡的天空；我愛上那邊的人，一次又一次帶給我感動；我愛上他們心中所蘊藏的真誠及純樸；我愛上他們的笑容。



藏在心中的印記，

醫言南印